讀風偶識

讀風偶識卷之四

大名崔述東壁稿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秦風

吾讀詩至秦風車鄰之篇而不禁喟然三歎也曰嗟乎趙高之禍其萌於此矣春秋之世齊晉爲強而戰國則秦爲盛然齊風首以雞鳴唐風首以蟋蟀而秦風之第一篇第一章獨斤斤以寺人爲言且寺人亦有見於詩者矣寺人孟子巷伯有之矣然特憂讒詩耳時維婦寺瞻卬戒之矣

然特因哲婦傾城而波及之耳未有鄭重言之若此篇者寺人之權安得而不重乎曰未見君子寺人之令不過往來將命初無預政事也曰寺人所以能干政者正以其將命耳寺人亦有何權寺人之權即君子之權也故人既見君子則權在君子未見君子則權在寺人秦之權在始皇者也然人不得見始皇則始皇之權即在趙高始皇崩權在二世者也然人不得見二世則二世之權亦即在趙高彼夫扶蘇蒙恬蒙毅李斯之屬駢首而就戮者豈有他哉

不過未見君子而已藉使扶蘇蒙恬得見始皇始皇必不殺之卽毅與斯得見二世而言其情亦未見二世之必致之死也是以鄭之緇衣孜孜焉適賢人之館齊之鷄鳴汲汲焉聽羣臣之朝無他皆恐人之不得見君子耳陳蕃竇武楊漣熊廷弼之屬位居台輔功在國家而一旦不獲其死無他亦不過不得見君子耳故孔子曰詩可以觀豈不信哉豈不信哉此治亂興亡之大要不知說詩者何以皆無一言及於此而但以爲美其君之初有寺人車馬也無

侭乎誦詩者多而授之以政而不達者亦正不少也

詩之言未見君子者多矣汝墳曰惄如調飢草蟲曰憂心忡忡皆據未見時之思慕言之惟未見時有相慕之憂故既見時有相逢之樂而此篇獨先以寺人之令若未見時有寺人之令然後既見時有瑟簧之鼓者噫夫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並坐鼓簧其情親矣其分尊矣而未見君子則不能不借助於寺人豈不可懼也哉是以及時行樂猶恐耋不能待而其忘也忽焉亦非但此詩然也權輿之詩

曰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何以始重之而終替之也毋亦惑於近侍變倖之言以至此乎晨風之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亦似初嘗有功於國而後爲人所間不得見於君者故序以爲棄其賢臣朱子雖疑晨風爲婦人念夫之詞然玩其詞意未見其必然而百里奚非秦人㦝扅之歌不見於經傳恐未可以是概秦俗也語詳朱子詩傳大凡人主任用近侍賢人未有不爲其所譖者編詩者以車鄰始以權輿終或亦有深意存焉乎觀

於商鞅富强之才必由暴監以見呂不韋懼禍則薦嫪毒以爲内援似秦立國以來多寄耳目於寺人者而秦本周之舊先王遺澤猶存固當有遠慮之君子或者詩人見微知著故作此詩以風之未可知也縱作詩者不必果有此意而讀此詩自可以悟此理正不待於讀秦本紀李斯列傳而後知其敝也

壅蔽之患不但寺人然也但凡近習嬖倖苟得將出納之命皆能變是非而快恩讎唐長孫無忌以元舅秉政受托

孤之任而一日不得見高宗則生死之命懸於許敬宗之手五代歐陽彬求見楚王馬殷知客樊某索賄不遂竟不得見殷卒奔蜀爲節度使故彬詩云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爲通亦不但人主然也即府縣長吏苟使人將出納之命皆能隔聽明而作威福昔者府縣官皆坐堂上理事吏胥環立案前以聽命訟者投文者咸執牌由門而進面爲批答置印架上有文移則取而印之以故權不下移台寬者少賓賓館在大堂之側士大夫來則見之踰日

則往答之非徒示謙而已亦欲諮諏小民之疾苦也以故上下之情常通不知何時改辦事於宅門以內文呈批稿悉由宅門出入而爲守令者又多耽於逸樂妄自尊重往往懶於升堂訟者待至數月或至經年而不得見至士大夫來者尤不樂與酬對即其人爵位匹敵可與並坐鼓瑟鼓簧之人而亦艱於一見由是權盡歸於門丁吏胥胥喜則福之怒則禍之一縣中莫敢誰何者役之煩也獄之冤也百姓皆以告官而不知主之者自有人也豈必寺人然後

能爲感福也哉嗟夫十五國風人讀之皆詩也余讀之皆
政也雖然此難爲世之專事舉業者言之也
吾讀秦風而知秦之必并天下也吾讀秦風而知秦并天
下之後之必不復見三代之盛也何者三代盛時皆以德
服民以禮治民東周以後王者不作諸侯地醜德齊莫能
相勝則惟以力爭之而兵凶戰危人情多憚而不肯前獨
秦俗樂於戰鬬視若日用尋常之事小戎婦人詩也而豁
言其甲兵之盛若津津有味者則男子可知矣無衣平日

詩也而志切於戈矛意在於同仇行陣也而衽席視之鋒鏑也而瘖寐依之則臨敵可知矣其風俗之勁悍如是天下誰復能當其鋒者湯武旣不可作而自田氏三家擅政以來卽桓文亦不能再覯天下之必折而入於秦者勢也雖然旣以力爭之則亦必以力守之漢高帝所以威加海內必思得猛士以守四方也是以所務者惟治其甲兵扼其險要峻其法令以弱天下之民而先王之道以德齊以禮者至此都無所用雖欲復爲三代烏可得哉無怪乎蒹

葭之伊人之隱而不出也朱傳之論無衣深得其旨惟謂

小戎爲以義興師尚有未盡篇中但稱車甲之盛固未嘗

有一言之及於義也至序反以無衣爲刺用兵失之遠矣

又按春秋傳季札觀周樂以齊豳秦魏唐陳爲次而今乃

列於唐風後者意編詩者之所更定蓋自周衰鄭弱齊晉

迭興晉霸既衰而秦遂有雄天下之勢此古今升降之原

或編詩者預知之而列之於此未可定也

白駒好賢詩也曰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曰所謂伊人於焉

逍遥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兼葭亦好賢詩也然但曰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而已不望其縶維也不望其逍遥也亦不恤其有遐心焉否也何者白駒之時周道既衰周禮尚在特其君不能用賢其臣不能舉賢故詩人猶冀其人之出仕其國之中興焉迨至平王東徙地沒於戎秦雖得而有之而所聽信者寺人所經營者甲兵征戰而不復以崇禮樂敦教化爲務人材風俗於是大變然以地爲周之舊也故猶有守道之君子能服習先王之教者見其政變

於上俗移於下是以深自韜晦入山惟恐不深詩人雖知其賢而亦知其不適於當世之用是以反覆歎美而不勝其惋惜之情吾故讀蒹葭而知三代之將變爲秦漢也序以此詩爲刺襄公之不能用周禮說者因以伊人爲喻周禮朱子以其說爲鑿夫强指伊人以爲周禮其說誠鑿然以伊人之不出爲因周禮之不用則朱傳與序說未嘗不互相發明也特說序者失其指耳嗟夫此詩在小戎之後黃鳥之前知秦人惟務强兵而不復以愛惜人材爲事使

伊人不在水一方且將有繼子車氏之三良而不保其身者信乎其有見幾之哲宜詩人之反覆而歎美之也

陳風

齊風首以雞鳴唐風首以蟋蟀陳風何爲首以宛邱東門之枌也君子是以知陳之不能久也大凡人情宜勞而不宜逸宜儉而不宜縱奢蕩之心勝則本務必荒於是乎孝弟勤儉之風微奢蕩之俗成則財用必匱於是乎爭奪欺詐之事衆故敬姜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

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是以賢君大夫修其政事務防閑其民使不得縱恣今陳風首二篇卽以奢蕩爲事則其政事可知已矣且三百篇之中亦有言佚樂者矣漻之言夸矣然不過好田獵耳山有樞言及時行樂矣然不過酒食衣服以自適耳未有若陳俗之專以遊蕩爲事者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國何恃而能久是以春秋之世陳最不振幸而齊桓一霸得以少安齊桓既亡遂折而服役於楚未久遂爲楚莊所滅幸而復封而楚靈復滅之又幸而再封而

楚惠卒滅之豈非風俗之敝故哉詩人蓋預知其如是故賦其事而深譏之而衡門之高士亦遂樂飢而不出也

衡門序以爲誘僖公朱子以爲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今按衡門貧士之居樂饑貧士之事食魚取妻亦與人君毫不相涉朱子之說是也細玩其詞似此人亦非無心仕進者但陳之士大夫方以逢迎侈泰相尚不以國事民艱爲意自度不能隨時俯仰以故幡然改圖甘於岑寂謂廊廟可居固也卽衡門亦未嘗不可居魴鯉可食固也卽蔬

菜亦未嘗不可食子姜可取固也即荆布亦未嘗不可取
語雖淺近味實深長意在言表最耐人思盡賢人之仕原
欲報國安民有所建白若但碌碌素餐已無樂於富貴況
使之媚權要以干進彼賢人者肯爲宮室飲食妻妾之奉
而爲之乎恬吟密詠可以息躁寧神朱傳得其旨矣
東門之池序以爲疾其君之淫昏思得賢女配之今按漚
麻漚苧絕不見有淫昏之意即使君果淫昏亦當思得賢
臣以匡正之何至望之女子而人君禮不再娶恐亦不容

別求良配也朱子以爲男女會遇之詞較爲近理然亦無由見其必然細玩此詩絕無狎褻之語而有隨遇而安之意恐亦賢人安貧自得者所作旣息交而絕游則惟有悅親戚親戚猶言骨肉至親之情話耳老萊子攜妻負薪梁伯鸞夫婦偕隱何嘗非賢人之事正不必因彼美淑姬一語遂定以爲淫詩也

東門之楊以下六篇序以爲刺詩者五篇今玩其詞惟墓門株林爲刺詩耳株林一篇絕無一語直斥之者但云胡

爲乎至株林以從夏南故也然則非適株林也特從夏南耳一問一答痛疾之意溢於言表二章又言說于株野朝食于株則其惟務荒淫不恤人民不理政事顯然可見其言語之妙與鄘風牆茨篇略同但用筆各異耳至以墓門爲刺陳佗則絕不類陳佗不闗他惡但爭國耳而篇中絕無一語針對陳佗者此必別有所刺之人旣失其傳而序遂强以佗當之耳若此果爲刺佗則語皆索然無味夫人能之矣吾故讀株林而知墓門之必非刺佗也蓋陳靈之

事見於春秋傳故得知其事之首尾因并知其立言之妙墓門所刺之人不見於傳故無從知其妙然則三百篇中言語之妙者不知凡幾特其事不見於傳無可考耳吾願說詩者皆缺其所疑勿强不知以爲知也

陳風凡十篇首二篇卽言歌舞其餘八篇言男女約會思慕者四篇刺淫亂及無良者二篇獨衡門東門二篇爲佳詩耳然皆賢者高蹈不仕之作則其風俗政事從可知矣吳季札曰國無主其能久乎可謂知樂也已吾故讀陳風

而知陳之必亡也然吾讀株林而又知陳之未遽亡也何
者靈公雖無人理然大夫諫之詩人刺之是其直道猶存
公論未泯知其民心尚有一線之未盡不然荒淫者聽之
而已人亦不復醜之卽醜之亦不爲詩以刺之卽刺之亦
無人爲傳之矣是以楚莊滅陳而復封之楚靈滅陳而楚
平又封之至春秋之末而後陳卒亡信乎詩之可以觀也
近世說者動謂詩不當存淫詩不知政事得失風俗盛衰
皆於詩中驗之豈容刪而不存若如所言詩何由得通於

政季札亦何由辨其得失及國祚之短長乎其亦迂腐之至也已

豳風補說

七月非周公作鴟鴞非東征時作東山破斧非大夫美周公亦非周公勞歸士而歸士答勞之詩皆已詳於豐鎬考信錄中矣然七月一詩義藴精深尚未及詳申其說故復補而解之如左

七月篇解

余少年時最愛七月一詩近因眼疾艱於翻閱往往背誦風詩以自遣吟諷既久始覺少年所得尚淺即先儒之說

亦尚有未備未安者暇日乃爲之解於所未備者補之所未安者易之兩說互異者折衷之疑則缺之已詳者則不復贅時嘉慶庚午夏六月也

七月一詩舊說謂首章前六句言衣後五句言食二章至五章終衣之意六章至八章終食之意余按朱蔡獻甥與衣無涉也于茅鑿冰與食無涉也且衣莫多於布而布必績於麻何爲前四章反無一言稱麻而後三章乃不一而足乎細玩此篇文義首章與第七章相爲首尾首章言農

事之始七章著農事之終而資生之計以衣食居三者爲要無以卒歲豈復有于耜之人不先乘屋必致誤播穀之事是以首章農事未舉先言授衣七章農功甫畢卽言乘屋此一篇前後之章法也其中五章則皆敘田家雜事先之以蠶桑者豳地多寒承上章授衣之文而先言養老之事也因帛而遂及裘故于貉取狸次之因衣而遂及居故塞向墐戶次之而第六章則又雜事中之尤瑣細者初未嘗以衣食分也是故同一衣也麻爲農夫所藝則次之於

黍稷之後蠶爲女工所成則列之於雜事之中至第八章則又於衣食居三者之外補其未備者以此求之章法次第井然可辨正不必取此七章而分屬之衣食也說並詳各章中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此章述稼穡之始于耜舉趾稼穡之始事也先之以授衣

者關中南北皆山豳在北山之北地最苦寒無以卒歲來年誰爲之于耜舉趾者楊忠愍公繼盛之詩所謂嚴底餓夫寒欲死來年縱稔濟誰飢者也故以授衣先之冠之以流火者衣非旦夕可成故於兩月前預圖之大凡人情狃於目前罕爲後慮豐則不爲荒備健則不爲疾備熱則不爲寒備七月火雖西流殘暑猶存距寒尚遠乃見星流卽知寒之將至先事而籌則無倉卒之患諺所謂天河掉角方音讀平聲防備蓋藏者也故以流火冠之　七月九月夏正

也一之日至四之日周正也傳云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余幼讀此詩亦尋常視之其後身至豳土即今陝西邠州唐時改豳爲邠仲冬之月朔風勁甚逮季冬時小立庭中微風不起而肌膚若裂其寒眞有如觱之發栗之烈裂同者然後知詩人體物之精立言之妙也前但言衣後兼言褐者褐亦豳所產也　耜耕器即今之鋤也古未有犁故用耜以耕也言同我婦子者帛肉專以奉老勞苦則卑幼皆當任之也田畯至喜者上下一體愛民深故課耕勸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此下五章皆敘田家雜事復以流火授衣冠之者因下文言蠶桑之事故也雜事首以蠶桑者一則王政以養老爲要故孟子述王政亦以牆下樹桑五十衣帛爲始一則承上章四之日舉趾之文遂言夏正二月事也　陽晴暖也有鳴倉庚月令所謂仲春之月倉庚鳴是也微行由宅至桑徑也孟子所謂樹牆下以桑者非環牆皆桑也民居必

相櫛比左右皆鄰也蓋於牆外田內樹之是以必遵微行以求之也求柔桑者二月間蠶尚稚鄭箋所謂蠶始生宜稚桑是也　蘩毛傳以爲白蒿所以生蠶按召南詩以采蘩爲公侯之事春秋傳稱蘋蘩薀藻之菜可羞於王公則蘩乃蔬屬可爲饌者非白蒿亦非以生蠶者古今名物不同缺之可也朱傳以爲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果如是則詩先言求柔桑而後言采蘩於文爲倒置況用蘩爲時不久爲數無多何以於采桑不言祁祁而反於采

蘩言祁祁乎然則詩特因言二月間事故連類而及之不必果以飼蠶故也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毛傳以爲與豳公子同出同歸女遵微行何由得與公子同歸鄭氏不從是也然謂感陽氣而思男欲嫁公子其失尤甚惟朱傳以爲許嫁之女以將遠其父母爲悲者得之蓋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然男多樂婚而女多不樂嫁何者男子娶妻與之共事父母女子適人則不得事巳之父母少有人心者自應爾爾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傷悲固人情也

如鄭氏之言傷春思嫁乃後世不肖女子之所爲寧先周之美俗而有是哉女而嫁公子則爲卿大夫之女可知然且貴而能勤如是宜乎朱子以爲風俗之美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此承上章言仲春蠶桑之事遂言季春蠶桑之事因終言之以至於成衣也蠶月卽夏正之三月不稱三月者幽俗重蠶故呼此月爲蠶月猶今人之呼十二月爲獵月也

條桑芟桑條也凡樹至春則芟其條使續生者得遂其長故擇其桑條之遠揚者芟而落之以取其葉而枝小附幹者則但采其葉蠶蠶至三月壯而食多是以廣取桑葉以飼之也　載績績絲以爲帛也舊說以爲績麻按上方言治絲之事何得不言績絲而言績麻使絲事有首而無尾乎蓋承上文言績絲而麻之績亦包括其中耳觀下文言爲公子裳亦指帛而言則此績之爲績絲明甚　周人尚赤故曰我朱孔陽遷岐以前周已尚赤然則豳衍稱周以

火德王劉歆稱周以木德王克商之後始尚赤者其妄不待言矣裳猶衣也變文以協韻耳庶人五十以上者皆衣帛而云爲公子裳尊君親上之義舉其重者而言之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此因上兩章言蠶桑之事由帛而及於裘遂推言之以及於大獵也　秀葽草蕃也鳴蜩蟲壯也草蕃蟲壯皆非田獵之時至八月而禾稼熟十月而木葉脫然後用獵取物

之中亦有愛物之仁存焉　上言于貉下言取狐貍互文以見意也爲公子裘猶言爲公子裳舉其重者言之卿大夫士庶人之老者皆在其中矣　于貉私獵也其同大獵也安不可以忘危故有文事必有武備然兵凶戰危非可嘗試者故借田獵以習之私豵獻豜亦尊君親上之義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父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此因上章言製裘以禦寒遂言入室以禦寒之事也　斯螽莎鷄蟋蟀朱傳以爲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是也舊說以爲三物後世謂之促織或謂之絡緯亦謂之蛩皆是物也

啟向本以淸暑故寒則塞之戶歷三時不無剝落故墐之云嗟我父子者前三章言裘帛皆以奉老此入室則卑幼皆同之故特著此文也　前章首以四月此章首以五月亦章法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

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此章雜敘農桑餘事蔬酒器物之屬皆田家瑣細之務也

鬱薁未詳何物菽今謂之豆後文十月納稼有菽而此文七月已言亨菽者蓋豆種類最多豇豆有入飯入蔬二種扁豆亦以入蔬皆陸續摘食之白豆將熟者亦可食故七月即亨菽也　邠土宜棗肥大甘美他方莫能比者稻北方罕種之今邠州惟一川產稻竊意古者亦當如是蓋

緣所產無多以故不以充食但以釀酒是以後文納禾稼不言稻而此文爲春酒獨言稻也　稻有黏不黏二種不黏者可食黏者可爲酒所謂糯米者也故箋傳皆謂稻以釀酒竊疑棗亦用以釀酒者今山東有棗酒關中多用柿醋或者以棗入稻而釀之春酒二句雙承上兩句未可知也　壺瓠也苴麻屬叔義未詳蓋治麻也傳謂苴爲麻子與壺皆以充食按昔人稱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又稱魏王貽我五石之瓠論語亦稱匏瓜繫而不食則似古人於壺

但以備器用不以充食也而麻子亦非可食者蓋亦治麻以爲布耳所以瓜獨言食而壺但言斷苴但言叔也　荼未詳何物或云卽今茶也按荼茶文相似古讀荼音與茶正同說爲近之但茶非可常食古今不同缺之可也樗今俗謂之臭椿易生而非美材故以爲薪後世近山多薪煤旣洩地氣亦勞人力平地多薪秸藁爨則煙濃遇歲歉則不給於用古人豈無秸藁且邠山亦產煤然皆不用而惟用樗惜乎後人但苟目前之安莫肯預樹樗於數年前也

云食我農夫者別於上文春酒介壽之養老者而爲言也

上章首五月此章首六月正與上章意同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此終首章稼穡之事也首章于耜舉趾開農事之始此章築場納稼表農事之成首尾呼應詩人之章法也前言八月其穫此何以言十月納禾稼也禾熟先後不齊此舉其

終而統言之故也何以繼之以乘屋也猶首章之先之以授衣也　黍類稷而穗散有二種黏者可爲酒詩所謂豐年多黍多稌爲酒爲醴者也不黏者可爲飯河以北呼爲穄今邠人謂之糜詩所謂其饟伊黍論語所謂殺雞爲黍者也朱子黍離傳云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按此乃今蜀黍種自蜀來而黏者可爲酒故名蜀黍俗呼爲高糧非黍也黍中原徧地有之朱子生長閩中閩浙多稻麥無黍僅有蜀黍故誤以爲黍耳　稷漢以後謂之粟今

北方農夫皆呼爲穀粟本黍稷未去皮之通稱對米而言則皆曰粟故曰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粟之中稷最蕃故槪呼之爲粟而黍則必稱黍以別之久之而稷之名遂掩朱子黍離傳云稷一名穄似黍而小或曰粟也按說文云穄䵚也又云穈穄也穄乃黍之別種故穈從黍今邠人亦呼黍爲黏穈何者其類同也說文云莠草似稷而無實今俗所謂穀正與莠相似非農夫往往不能辨而穄與莠毫不相類則穄之非稷明矣但山東河南之人多讀入爲去因

有誤以稷為穄者閩浙舊無此種故無從辨其是非耳云穄非也云粟是也詳見陸稼書先生黍稷辨及余稷穄辨中重與穋黍稷皆有之言黍稷復言重穋者兩暘無定度宜早宜晚不可預卜故多其種以冀其有一當也禾黍稷之通稱凡穀之穗側垂者皆為禾故禾從木而側其首篆文作𣎵麻所以績為布而成衣也詳於桑而略於麻者帛貴者老者之衣布卑幼之衣也前已言亨菽此復言菽者前舉其一二種此則兼諸種而統言之也麥以五月熟乃言於此者農事既畢通

計一年之所入也╲宮功朱傳云邑居之宅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余按二義皆當有之觀於爲公子裳爲公子裘則上下一體義固無所別也日入而息乃宵而索綯晝冬晝短而夜長故以夜補晝也其始播百穀朱傳得之鄭箋以爲祈穀非也蓋謂明春又將于耜舉趾其文正與首章相呼應也　首章農事未起先言授衣此章農功甫畢即言乘屋首章由子丑月逮寅卯月此章敘戌亥月而仍及子丑月復遥注寅卯月亦章法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農桑事畢之後何以復終之以此章也此古聖人所以爕理陰陽而使無水旱之災者也何者務農養蠶人力盡矣田疇可闢百穀可成矣然使雨暘不時五穀不登農夫將奈之何故復繼之以此章也蓋雨暘之不時有二一由於天地之氣不通一由於上下之情不達鑿冰四語所以通

天地之氣也肅霜七語所以達上下之情也　雨也者雲所化也雲也者地氣之升焉者也深山幽壑人所不居耕鑿之所不及此雲所由升也隆冬冰堅寒氣凝結則春分以後地氣不得上升而爲雲邠山多而地寒層巒叠嶂之中必有積冰之處故必鑿冰以疏其氣也　鑿冰於二之日者何此冰堅之候也納凌陰於三之日者何恐過此而冰泮也獻羔祭韭以啟冰室於四之日者何春分以後陽氣日盛恐陽氣之爍陰故漸啟其冰以宣陰氣此所以陰

不伏陽不從而地氣常升也　然亦有密雲布空而雨不降者何也燠氣之爍之也燠氣何以爍也里巷之間強凌弱衆暴寡而上不之知知之而不之禁則怨且憤怨憤之氣盛則雲雖升而不能成雨是以東海孝婦寃死三年不雨神宗用鄭俠言罷新法而天即雨故欲和陰陽之氣者必務通上下之情朋酒羔羊而躋公堂所以通上下之情也　曰雨暘不時由於訟獄不平以平訟獄可矣羊酒而躋堂何取焉曰訟獄之平既事之後則然耳治民之道固

有立於未事之先者不待於訟獄也古者諸侯之國大者不過百里如今一縣然者而其下有卿有大夫有上中下士承流宣化者多矣使其君如今縣令長高自位置不屑輕與士民相見民誰敢以朋酒羔羊躋其堂者羊酒之躋公堂民之親其君也實由君之親其民也　此其上下之閒無異家人父子民有所欲皆可自言於上而與聚之民有所惡皆可自言於上而勿施之不但暴寡凌弱上必知而禁之也而衆自不敢暴寡強自不敢凌弱無他知其耳

目周而痌瘝切也兵法所謂上兵伐謀者此也　上下交而陰陽和雨暘時而禾麥登休矣盛哉此七月一詩所以必終之以此章也

七月一詩凡事皆爲未然之慮不待於臨事也九月授衣而先言七月流火者見火已流知衣之將授也四之日舉趾而先言三之日于耜者計田將耕知耜之當治也于貉其同在子月後也見其穫隕蘀而已預戒之塞向墐戶爲改歲計也當勤股振羽而已遞數之至第七章末始明揭

其故曰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然後知前文之流火于耜等語皆非泛言誠爲先事之慮故也蓋天下之事未事而圖之則有功臨時而計之則無及計然所謂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者也是以樂則慮憂常則慮變豐則慮荒故有終歲之憂而無一朝之患後世之民惰則不然田穀豐登則佚樂頓起衣食恣爲好美風俗務尚繁華若豐登可以常恃者一遇凶荒非流離於道路則刼掠於閭閻亦復何濟於事甚矣古人風俗之美也

七月一詩貧用盡取之於國中不待於外求也五穀取之於田不待言矣其次莫如衣而帛取之於桑布取之於麻裘取之於獵又其次莫如室而亦不過茅索以供其用乃至酒取於稻薪取於樗無非國中之所自有此外惟厲鍛之厲須涉渭取之耳是以其民各自安於耕鑿之天無求於人無慕於外不待捐金於山而固無所用於金也不待沉珠於淵而固無所用於珠也夫惟不貪是以無爭夫惟無爭是以宗族和諧鄉里婣睦美哉俗乎余幼時至鄉中

見其俗尚有一二近古者薪米取之於田衣則市縑而紡績以爲布罕有靡麗之飾魚肉之奉而應酬亦殊少即有之亦多以餅餌爲饋遺以故人不蓄錢亦不貪錢壯年以後鄉民漸尚紛奢需用日增非錢莫能買也由是人多貪錢智者欺愚強者凌弱而風俗遂日敝吾故讀邠風而不能無今昔之感也

七月一篇自正月至十二月趨事赴功初無安逸暇豫之一時男子耕耘於外女子蠶績於內未舉趾而已先于耜

甫納稼而即執宮功雖農隙之時而亦有剝棗斷壺采荼
薪樗取狐狸纘武功之事乃至冰堅水涸一切之事皆畢
而猶使之冒寒鑿冰毋乃過於勞乎曰此先王之所以爲
憂深而慮遠也大凡人心不能無所用不用於此則用於
彼不用於正則用於邪日有所用而無休息則心專於所
營之事而不暇他有所及以故無分外之思一日無所事
事則其心遂放而慆淫之念得以乘之而入於是乎博奕
樗蒲燕歌楚舞煙火燈船雜戲之屬盛行於時而民之心

遂蕩蕩則不復思義於是乎子不思孝弟不思友而鄰里亦不思任卹且其用財既奢則必不敷所出不敷所出則必取之於人於是乎脅欺愚强凌弱相爭奪而不止訟獄自是繁而風俗自是壞矣是以楚莊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魯敬姜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吾故讀七月而知周之所以王讀蟋蟀而知晉之所以伯也惜乎後世之學優而仕者之罕知此義也

東山詩解

東山一詩敘室家離合之情沉摯真切最足感人而絕無怨尤之意尤足以見盛世風俗之美余曩在京師時滇南陳履和以其所作東山詩解貽余余曾書其文後數十餘言載於余文集中暇中吟諷此詩猶覺所論未盡不能自已復著此解附載之於七月諸章之後

衞宏毛詩序云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余按首章自敘

途中情形次章代寫家中景象皆未歸時事謂之爲完與思尚屬近之至第三章明言久別乍逢之喜故曰婦嘆于室我征聿至而云室家望女已爲誤解若第四章乃言夫婦聚首之樂而借新婚以形容之然後以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兩句醒出主意詞意甚明今乃以爲樂男女之及時是反以襯筆爲正筆失詩人之指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二句無韻我來自東韻零雨其濛叶東我東曰歸韻我心西悲叶歸製彼裳衣叶歸勿士行枚叶歸蜎蜎者蠋韻烝

在桑野韻 敦彼獨宿叶蠋 亦在車下叶野

首章先寫未歸之時途中情形以爲下文作勢西字直照下婦嘆于室句獨宿車下所以反跌三章我征聿至四章其舊如之何句不寫未歸時之苦不見旣歸後之樂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韻 亦施于宇韻 伊威在室叶實 蠨蛸在戶叶宇 町畽鹿場韻 熠燿宵行叶場 不可畏韻讀平聲 也伊可懷叶畏 也

次章極寫家中蕭條景象暗含三年二字在內首章所謂

我心西悲者也家中蕭條如此何以爲情不如是不見歸後之樂也前兩章純用反跌文勢極佳以伊可懷結之神氣直注末章其舊如之何句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韻婦嘆于室叶垤洒掃穹窒韻我征聿至叶垤有敦瓜苦不入韻烝在栗薪韻自我不見不入韻除首二句外篇中單句惟此二字不入韻于今三年叶薪

三章乃寫夫婦相逢之樂婦嘆于室我征聿至兩兩相對然使乍別即歸亦屬常事無足異者故復借瓜點出三年

二字以見久別重逢之樂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韻）熠燿其羽（韻）之子于歸（叶飛）皇駁其馬（叶羽）親結其縭（韻讀若羅）九十其儀（叶縭讀若俄）其新孔嘉（叶縭讀若歌）其舊如之何（叶縭）

此當爲夫婦重逢之樂矣然此樂最難寫故借新婚以形容之縭也而親結之儀也而九十之凡其極力寫新婚之美者皆非爲新婚言之也正以極力形容舊人重逢之可樂耳新者猶且如此況於其舊者乎一句點破使前三章

之意至此醒出眞善於行文者大抵此篇多用旁敲側擊之詞最耐學者思索玩味工於爲文者也孔子謂不學詩無以言讀此篇益信詩之有資於言者大也

我征聿至于今三年兩句乃一篇之關目篇首滔滔不歸一語次章果蠃伊威六句皆暗含三年字在內制彼裳衣勿士行枚是撤筆即補筆也至第三章始借見瓜點出三年二字非瓜也其人也言語之妙可想

按此詩詞意明甚不知向來何以解爲大夫美周公與周

公勞歸士也姑存此注俟有深於詩者決之

通論讀詩

詩之旨趣前卷言之詳矣近覺其義有未盡者復附論之於此

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夫詩以寫性情書以道政事詩之有資於言可以專對固也若政事則莫如書而聖人反責之誦詩者何哉余自近年始悟其理蓋其故有三焉一則春秋之世卿大夫誦詩者多觀傳所記賦詩引詩之事不可枚擧故

聖人就所素習者言之二則尚書所載皆帝王經世之大法非尋常人所能春秋之世賢士大夫尚未足以及此故聖人亦不以過望於當時也三則政以治民正俗爲要尚書所言乃朝廷興革之大端至於民情之憂喜風俗之美惡則詩實備之故讀七月而知周之所以興讀大東而知周之所以衰讀齊唐之風而知其立國之強讀陳鄭之風而知其享國之促車攻夜如何其非不朝會仍其舊也然誦白駒黃鳥而知周之必微載馳定之方中非不國家失

其故也然誦淇澳干旄而知衞之必久詩之有益於政大矣無怪乎季札觀於周樂而興亡得失遂如指諸掌也余嘗觀前代諸史書亦自以爲識其治亂之由其後泛觀前人詩集文集與野史之所載士大夫之風氣民間之好尚官府閭閻之利弊所以興亡盛衰之故皆了然如見然後知始之所得尚淺而史之未足以盡政也聖人於誦詩者而望其達於政其亦猶此意乎惜乎世之誦詩者皆爲詩序所惧強以事附會之失詩人之本意遂至與政不相涉

也

大抵國家之所以久惟在人心風俗之固而人心風俗之固惟賴都邑大夫之賢觀大田之詩遺秉滯穗以濟人誦無衣之篇同袍同仇以結友不惟無爭而且相恤不惟衣裘可共而且患難可同俗何以如是美也無他大夫廉勤自勵修明政事扶弱抑強姦豪有所畏憚故民得以相安相安則不爭不爭則相恤是以如此若貪惰自恣則政皆失宜狥私而鬻獄者有之告於上而不爲理者有之豪強

由是肆行而平民皆無以自保非附會同黨以求其庇則別倚豪强而與相抗風俗安得而不壞乎吾故讀黃鳥而知周道之衰讀碩鼠而知魏俗之敝也何者篤實守分之人決不肯爲濟惡之事他鄉寄居之客斷不能敵土著之民勢必至於食黍啄粟惟所欲爲而無如何莫我肯顧不可與明言人皆視爲當然不以爲異也非適樂土而復邦族更有何策艮民去而旅人歸則所存者皆敗俗之人耳豈復能有固志一旦疆埸頻驚勢必土崩瓦解無怪乎其

避而遷於洛折而入于晉蓋此治亂興亡之大要學者孰此二篇則授之以政而無不達者矣○碩鼠詩序以爲刺君朱傳以爲刺有司今以黃鳥觀之食黍食麥何異啄粟啄粱之喻蓋亦困於豪強之淩藉者但因有司失政是以至是不必定以碩鼠屬之有司也說已見魏風中

古之人主有輕信人言而誤用姦人誤殺賢臣者讀史者輒議其不明固也然此亦人之通病非獨人主然也雖說經亦如是而已矣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

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至
於曰不可曰可殺亦然必待國人之言僉同然後察之必
待察之見其果然然後去之殺之若是乎其不肯輕於信
人也今說經者則不然衞序鄭箋之說詩也不過一家如
是言耳齊詩不如是也魯詩不如是也卽韓詩亦不如是
也是何異一二人如是言而諸大夫國人皆不以爲賢不
以爲不可不以爲可殺乎且考之史記漢書不合也考之
春秋經傳國語不合也卽細玩本詩之詞意而亦不合也

是何異一二人如是言及察之而實未嘗賢未嘗不可未嘗可殺乎然而說者皆不之問有如不見不聞然者此何故哉夫諸大夫國人之言皆同尚猶不敢盡信而必察之况僅一家言之而遂曰詩序近古必非妄言者然則古人之受誣者可勝道哉此可爲長太息者也

讀風偶識卷之四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